

· 吾乡吾土 ·

· 思想起 ·

回不去的故乡

□项友炜

当你在教科书上读到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新安江水电站的时候,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之后江浙沪有了充足的电能,工业企业和百姓不再为停电而发愁的时候,当你畅游于千岛湖发出“人在画中行,车在景中行”的赞叹时,当你尽情享受千岛湖天然水“农夫山泉有点甜”的时候,你可曾知道,包括我故乡在内的近三十万移民,为建设新安江水电站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

时间回到1956年,因为国家建设需要,浙江省报请中央批准,决定在建德县铜官段(储水区在淳安县境内)建水电站。设计大坝高108米,湖中储水178亿立方米,湖上露出1078个山峰(后称千岛湖)。

建电站须移民。从1958年起,全县开始分批移民。那时移民,不像三峡移民“一切都事先安排妥当”,而是靠行政命令,搞“一平二调”,进行“无产”和“有产”的迁徙。

我家于1956年刚盖好徽式新宅(四间一天井的二层楼房),1959年春即接到命令要外迁。迁移时,我家新房补偿款加上全家老少七人的人头费,总共才拿到200多元的移民费。那时,我正在上初中,我请假去看了移民队伍,那真像战时老乡支前的队伍,父亲挑着竹箩筐,一头是妹妹,一头是大弟,妈妈怀抱小弟,叔叔婶婶们和十六六岁的孩子个个牵着牛、羊,队伍缓慢前行,约行走三小时后才到达本村第一次移

民(在本县往高处靠)目的地——淳安县郭村乡胡宅村。

该村原有20多户人家,本来就人多地少,我们村的移民一下子挤进去30多户,土地更紧张,吃住更困难。老社员和新社员之间矛盾重重。

我清楚地记得,经抽签,我家被安排在胡氏家中。他们腾出一间房给我们一家住,但只有一个厨房,无厕所。无奈,我家只得在他家的猪圈旁起了炉灶,旁边放了几只便桶。每每烧饭菜,菜香味与人猪粪的臭味混在一起,真不是个滋味。放假回家,我总是习惯站在灶头边,妈妈炒好一个菜,我就以短跑冲刺的速度,将菜端到房内,尽量减少菜的异味。

由于新老社员矛盾加剧,经上级批准,我们村和其他众多首次移民的老乡一样,于1967年春,第二次移民至江西省德兴县立新村至今,彻底当了江西“老俵”。

当地仅给我们划了一些口粮田地。好在那里竹木多,家家户户白手起家,从住草房逐步过渡到住木制砖瓦房。由于当地没什么乡镇企业,移民家庭或种田或外出打工,故至今很多移民家庭的生活都还在当地贫困线以下。直到从2006年起,国家规定,给包括新安江水电站移民在内的所有移民,每人每年补贴600元。

我家的移民生活,仅仅是一个缩影。推而广之,在长达十年的新安江大移民中,淳

安、遂安两县(后合并为淳安县)共有上千个村庄、两座古城,计二十八万父老乡亲告别故土,外迁至江西、安徽及浙江一些县区。

人民日报原社长、解放军中将邵华泽在《淳安县志》序中曾写道:在修建新安江水库时,先后有二十多万淳安人别离自己的故土和乡亲,移居他乡。他们在心灵上所受到的震动和重建家园中遇到的艰难,是不曾亲身经历过的人所难以想象的。

自我家迁移至江西之后的30多年中,我没再去过千岛湖。有幸的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受淳安县政府之邀,参加了县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恳谈会”。期间,县旅游局的领导全程陪同我们游览千岛湖的美景,亲眼看到故乡的巨大变化,我情不自禁地吟诵起当年郭沫若视察淳安的诗句:“西子三千个(千岛湖储水量相当三千个西湖),群山已失高。峰峦成岛屿,平地卷波涛。”导游夸我好记性。当场我又冒昧地补充两句:几十年未见,面貌大变。“到了千岛湖,不再忆西湖”。话音刚落,就博得了大家的喝彩!此行,我和妻子还在轮船的甲板上为沉睡在“水晶宫”里的爷爷做了次祭拜活动。

千岛湖人民没有忘记我这个移民,我更没有忘掉我亲爱的故乡。

我出生在浙江省遂安县东亨乡双溪村。小村庄背靠逶迤曲折的丘陵,村前有双溪汇流而过,中间是高低不平的良田。村头有片古老的樟树林,其中有棵全县最大的

古樟树,树围有近五米,高近五十多米,枝叶遮阴面积约五六亩地那么大。刚解放那阵子,乡里召开社员大会,会场大多设在这棵树下。夏天开会,与会的上千人没一个晒到太阳。据说,移民之前,村里焚烧此树足足烧了三个月,主干依然挺立,如今成了“水下文物”啦!

我们村虽只有十五户人家,但铁匠、中医、酿酒师、拉面师傅、风水先生、道士都有。当年我放学回家,常见到外村人挑着一担又一担大米送往手艺人家里。我们村风光好,风水好,家家有手艺,户户勤劳致富,十里八乡都刮目相看。外村的姑娘竞相嫁入本村,本村的姑娘不愁嫁。

记得每年春节前后,故乡都弥漫着具有地方特色的年味——家家杀猪屠羊,做米粿、冻米糖,打年糕。正月初二至十五,村里还有跳竹马、采茶舞表演,时不时还搭小舞台唱睦剧(全国稀有的地方剧种之一)等等。

最难忘的是,孩提时我常约同龄人去河里游泳、戏水,和小伙伴一起捉鱼捕蟹,一起做游戏……想想儿时故乡的许多往事,至今还历历在目。

说实在的,说得再多,故乡是回不去了。

李白曾有诗:借问新安江,见底何如此?

别了,迷人的新安江,心在故乡千岛湖!



蠡湖飞舟
张思成摄

· 大家 ·

我的父亲王彬彬

□小王彬彬

幼时的记忆中,父亲不苟言笑,我很少与他有话语交流。

晨起,姐弟们从盥洗、吃早餐到背起书包上学,都是轻声低语,那是因父亲演出晚睡而不能打扰。而放学归来,父亲往往已去演出。此刻,才是我们欢欣雀跃无拘无束的时光。

起初,没感觉父亲有什么特别。后来,每每父亲归家出现在巷口,从街坊邻里对父亲的注视中,渐渐明白父亲是个因在锡剧舞台上表现出色而广受关注的公众人物。

父亲对锡剧的热爱,使得他很少有时间顾及孩子。严甚于慈,是孩提时代的我们对父亲的全部记忆。直到自己也入了行,才对父亲感同身受。一个对专业水准有着极致追求的人,不进入“疯魔”状态是无法达成目标的。回忆父亲那时行走时心无旁骛的哼唱,便有了切身体悟——人戏不分!

敬畏经典 传承创新

与父亲有共同话语,是我入行锡剧表演后开始的。

父子俩同一单位,且干同一行当,使得我们这对生活中的父子,一下因沉醉于同一专业而有了共同的精神语境。

对我下海学戏,父亲似乎不很赞同,奈何那特殊年代无书可读,父亲也就默认了。记得他很认真地与我谈学戏之事。他说:“做个好演员不易,你是王彬彬的儿子,要唱出些名堂,更难!敬畏传统艺术,敬畏你的衣食父母,观众是你能否生根舞台的土壤。”是的,初次登台我便感到了压力。所到的剧场,不知是出于对父亲艺术的喜爱而爱屋及乌,还是为了票房,总要在我的名字后面加上括号,注明是王彬彬之子,观众也不时手拿我与父亲比较,这让我不胜其烦!

对于我在锡剧表演上的各种尝试,父亲也是批评居多,时间一长,使得我难免产生抵触情绪。表面上循规蹈矩、骨子里时刻

想着标新立异的我,总想伺机挣脱父亲的影响。终于在一次无锡市中青年专业演员大赛上,我把父亲的经典唱段《跌雪》改了,唱词、声腔、旋律一并自己动手重新改写。初赛,踌躇满志的我上场另调新唱甫一开声,未能得到观众的应和,现场一片寂静。赛后,我心情沮丧,各种质疑也纷至沓来……无奈,复赛时我重拾父亲的经典演绎,虽然名列前茅,但心里却有说不出的滋味。那几天,我一直担心父亲会指责我而处处避着他,奇怪的是父亲没有任何表示。直到有记者来向我求证初赛《跌雪》的改动是否父亲授意时,我真是惊得无言以对。我深深地被父亲的护犊之情感动,更为他那鼓励后辈创新的宽阔胸怀而震撼!

此后,我怀着敬畏之心研习传统艺术,夯实了我在锡剧演唱上的基础。

锡剧《瞎子阿炳》中,父亲饰演的华清和与我演的阿炳有段对手戏,舞台演出相当精彩。生活中的父子饰演戏中的父子,两代人同台飙戏,观众反响强烈。该剧在第四届江苏省锡剧节获得优秀剧目奖榜首殊荣后,父亲对我说:你不必让我再参与这个剧的演出了,我终究要离开舞台,你放开嗓子吧。父亲是在鼓励我独挑大梁,甩开膀子走自己的路。凭借父亲的精神支持,这个戏让我连续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上海戏剧白玉兰主角奖、江苏省文学艺术茉莉花特别荣誉奖。

敬业崇德 学艺做人

父亲是个善于学习并敢于自我超越的人。上世纪七十年代,父亲复出主演《五把钥匙》,乐队已是有着西洋乐器的大乐队,完全按乐谱配器演奏。那严谨合缝的节奏,

对年幼失学的父亲来说,压力不言而喻。强大的父亲为了不拖累第二天整个剧组的排练,每晚背谱至凌晨甚至天亮。我半夜常常被响声惊醒,见他在台灯下念念有词地视唱背谱。一次,他带着我一起视谱练习,听着我不连贯的哼唱,他居然很高兴。他感慨地说自己幼年家贫读书不多,后来在艺术的进取路上倍感艰辛。希望我引以为鉴,努力做个有文化功底、永不落伍的人。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一个上了年纪,备受尊重的艺术家敢于如此直面自己的不足,他那永不言败的精神让我深感震撼。从此,我明白了学习应该是伴随一生的功课。

父亲对子女的严厉可谓家喻户晓,但对观众、同行却是热情恭敬。我们家居住在平常小巷,农闲时常有农民进城拉垃圾积肥,出于对父亲的喜爱,路过我家的农民常常好奇地围在门口不肯散去。父亲总是笑脸相迎,有时也邀请他们进屋喝水,高兴时还为他们哼上几句。我进剧院工作后,常见他演完戏不顾劳累,没卸妆便四下与配戏的演员、乐队指挥、操琴主胡,甚至搬景的舞美人员道一声“辛苦了”。问他为何如此周到,他言简意赅:我出身农民,能有今天,应该感恩所有人!

父亲襟怀坦白真诚开朗,禀性耿直质朴无华。与他一起工作的人常说,王老师戏如其人清澈透亮。但父亲总对我说他脾气不好,是少读书的关系。他告诫我当事业有了些成就时更要检点自己的行为,谦恭低调不张扬的才,才会得到大家的尊重。多读书,让肚里装些东西,眼界会更开阔。回想这些叮嘱,至今让我受益匪浅。

感恩时代 坚守初心

2012年我坐科昆曲的儿子王子瑜回归锡剧,成就了我们祖孙三代在锡剧界血脉传承的佳话。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正值我在舞台上初露头角的时候。江苏省锡剧

研究会成立,与会者观看由我领衔主演的“彬彬腔”的经典之作《珍珠塔》,台下的锡剧前辈沈佩华老师对父亲说:彬彬大哥,您的儿子“出来”了,彬彬腔还能延续四十年!

倏忽四十年已过,如今子瑜已活跃于锡剧舞台,昔日我和父亲两代人演绎的彬彬腔《珍珠塔》,已交由他接力传承。新的四十年已经展开,心里真有一种沧海桑田的感慨!

对于子瑜学戏,父亲又是另一种情态,这里面可能有隔代亲情的特别垂爱。子瑜幼年有着一副银铃般的嗓子,父亲对这个孙子格外关爱。在我看来,父亲从不希望儿辈继承他的衣钵,何以唯独对孙子破例呢?子瑜自幼在南京坐科昆曲,每年除夕夜,父亲总要子瑜唱一段《单刀会》的“大江东去”,在荡气回肠的韵律中,看着父亲闭目聆听、击节附和的陶醉样子,全家也喜气融融。席间,问父亲何以支持子瑜学戏,父亲抬起微醺的脸,喜滋滋地回答:躬逢盛世啦!

父亲是个懂得感恩的人。他常说自己是个很早就红起来的演员,但在旧社会没有感到作为艺人的尊严。新中国成立后,是共产党给了他人格尊严。父亲说自己只会演戏,可政府给了太多荣誉。父亲不是党员,但对党的信赖从未动摇过。他叮嘱我要努力演戏感恩社会。改革开放时代日新,父亲真切地感觉到文艺繁荣发展的春天来了,带着对观众的无限挚爱,2008年4月12日,年届九旬的父亲在文化部门为他举办的庆贺王彬彬从艺75周年大型晚会上,精神矍铄地演唱了他的拿手曲目,尽情地向回报给予他荣誉和幸福生活的人们!

今年,恰逢父亲百年诞辰,虽然他已不在,但他精湛的艺术魅力和磊落的人格魅力依然在影响着我,仅是他那声如鼎钟、清亮悠远的“彬彬腔”和绵绵的父爱,我一辈子也学不完、享不尽。

吃蟹哪知捉蟹乐

□瞿敬

秋天一到,凉凉的风就一阵紧似一阵,草木染黄,雁字横秋,大地一派迷人景象。在这一年中最美的季节,上天还给我们送来了一道人间美食——蟹。俗话说,秋风起,蟹脚痒。经过大半年的杂食,蟹已壳青爪壮,它总是瞪着两只幽幽的绿豆眼,挥舞着毛茸茸的大螯,加上青壳上那三条叉戟,像极了京剧舞台上威风凛凛的大将军。看上去好像它不可一世,但经人一捆一烹,就成了餐桌上的美味。有美食家言:“秋天以吃螃蟹为最隆重之事”。

但俗话说得好,吃蟹哪知钓鱼乐,我要说的是,吃蟹怎比捉蟹欢。我的老家在江尾海头的南通,属于典型的水网地带,盛产螃蟹。今少年时捉蟹的快乐仍时常浮现眼前,今天略忆一二,以饯蟹客。

钓蟹

捉蟹最简单的方法是钓蟹。钓蟹没钓鱼那么讲究,只要一根竿子一条线,不需要钩。钓鱼要静,要有耐心,钓蟹只需在钓线末端结上一条青蛙腿或蚯蚓,将钓线沉入水底。螃蟹是杂食动物,馋吃是出了名的,它见了吃的,就像老鹰见了兔子,两只大螯会牢牢夹住猎物,打死也不松口,同时也会闹出些动静,这时,你只需起竿就行。但开始时得轻提钓竿,到蟹快要出水的一刹那,则必须迅速甩竿,将其甩到岸上。如果要做到十拿九稳,可以准备一副渔网,在起竿快到水面时,配合一捞,蟹就无路可逃了。还有的干脆在钓线上结上一张小网,将钓饵结上,只要螃蟹进到网里进食,任你怎么起竿,它也插翅难逃。

掏蟹

捉蟹的第二个办法是掏蟹,即到螃蟹洞里掏蟹。在一些河浜湿地,螃蟹会安营扎寨,建造自己的巢穴。蟹穴有自己的特点,第一肯定是临水,洞口齐水位;第二蟹洞一般呈扁圆形;第三在洞口周围有明显的爪印,并且洞口水位总呈动态水纹,这是因为螃蟹在洞内不停地呼吸,吐泡泡。经过仔细勘查后,确定为螃蟹洞就可以行动了。一般只需将洞口用工具挖开一点,而后伸手进洞内将蟹提溜出来。但有的蟹洞很深,手臂够不着,这时就靠智取了,可以在洞内做几个活塞运动,或用上一段芦秆辅助戳到洞底螃蟹,尔后迅速将手撤回洞口等待,螃蟹受到惊扰,会好奇地爬到洞口察看,这时你只需将手掌收拢,它就逃不出“如来”手心了。但也有失手时,螃蟹出洞时你没抓住或者它根本不理你,这时只能硬取了。你可以采些水草和上泥巴,将洞口封了。洞内断了氧气,螃蟹憋不住,就会乖乖爬到洞口挣扎。有经验的捉蟹人,可以根据洞穴的大小测算出螃蟹的忍耐时间,时间长了螃蟹会闷死,短了蟹还没动静或还有力量逃跑。只有在螃蟹被憋得昏昏沉沉时才是最佳时机,这时就可迅速揭开泥草团,螃蟹必定在洞口等着你来救命。

放蟹

第三个捉蟹的办法是放蟹。我们家乡河塘纵横,水网密布。螃蟹有回流入海的习性(不一定螃蟹都会爬回大海),会顺着水流而行。在秋季,你只要在河与河、沟与沟之间开一条小水渠,能够形成涓涓细流就行。螃蟹会沿着这个水流,纷纷行动起来。我记得有一年闲来无事,在家的周边两条有落差河道中间挖了一条宽约三十厘米,长有十多米的小渠。我在水渠的中间用芦秆筑了一个栅栏,阻隔螃蟹继续前行,并在适当的位置搭了一个小营地,用刚收的稻草铺好,支上防风油灯。傍晚我和堂弟早早吃过晚饭,穿得暖暖的就进入了阵地。这时候真有“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感觉,还有稳坐中军帐的大将感觉,坐等螃蟹前来受降。一切准备妥当,开渠引流放蟹,还不到十分钟光景,只见沟渠内一团浑水先到,紧接着硕大的一只雄蟹就大摇大摆地来了。它在栅栏前对着灯光张牙舞爪好不神气,殊不知已成了瓮中之鳖。那一夜我和堂弟忙得不亦乐乎,有时一来就是三五只,我们眼无暇手不停,不到零点,就捉到了一大筐,回家一称,哇塞,36斤,真是打了个大胜仗!

听蟹

要说捉蟹,必须说听蟹。所谓听蟹就是指听蟹爬上岸吐泡泡的泼泼声。真正的“西风响蟹脚痒”指的就是这个。西北风一吹,这脂肪膏黄的螃蟹就耐不住要到岸上来蹭跬。深秋时节,芦苇割了,地里庄稼收了,到处一片清新,旷畅,特别是月朗星稀的晚上,西风微微,蟹脚痒痒,螃蟹忍不住上岸来了,一上岸就发出一阵阵吐泡泡的泼泼声,在万籁俱寂的郊野,声音传得老远。这时你可以循声过去,在距离发出响声三五米左右的地方停住脚步,仔细听上一听,判断螃蟹的准确位置,如果发现那儿有一个黑乎乎的影子,你就一个箭步冲上去,或踩或按,一只螃蟹就被你俘虏了。记得一天晚上我母亲在屋内做针线活,隐约听到门外场上有螃蟹吐泡泡的声音,轻轻打开门,果然有两只螃蟹在月光映照下的场上嬉玩,母亲轻松地将它们拿下,第二天成了我家的一顿大餐!